

中國文字學通論

丁山



中國文字學通論

丁山

第一編 叙論

地官，『保氏，教國子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六』署列書名之守于小學，律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此則書數並稱，而禮樂射御闕焉。蓋六藝者習之不一時，行之不一歲，射御羽舞重所任；六樂之舞，一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舞大夏，禮亦準是，樂舞數不出刀筆口耳，長幼宜之。『說文叙，「保氏教國子，尤以六書」，明次第五也；其與九數，容得並習，故劉歆言小學，獨舉書數。若夫理財正辭，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莫大乎文字；自李斯蕭何以降，小學專任八體久矣。上章太炎小學國故論衡然則文字本小學之一科，小學非文字所能盡，向之文字學爲小學，誼似未允。『昔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上說
下文

鄭玄注禮云：「古曰名，今曰字」；是則文字書名，自古有別，蓋「名者自其有音言之，文者自其有形言之，字者自其滋生言之」，段玉裁說
文敘注書則文字應用之共名。研究中國文字形義之變遷及其緣起，推闡其功效與通例，此文字通論之旨也。

研究中國文字，果何爲乎？

(1)「秦漢文籍，誼旨奧博，字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如荀卿書之案，墨翟書之淮母，公孫龍書之正舉，狂舉，淮南書之以士爲武，劉向書之以能爲而，驟讀之，幾不能通其語。復以竹帛梨聚，鈔葉婁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段，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眞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有宋元明校勘之屢改，遽逕百出，多歧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

原，未易得其正」，孫觀臨非洞悉初文本義及其變遷之迹，辭語扞格而不可通，遑論微言大義乎！故有志中國古代文藝思想者，不可不知文字學。

(2) 中國所以便俗致用者，其字雖稀；然方言處處不同，俗儒鄙夫，不知小學，咸謂方言有音而無字，乃用同音之字用相攝代；亦有聲韻小變，猝然莫知其何字者，惟強借常文，以著紙帛，終莫曉其語根云何？若綜其實：則今六里語，合于說文三倉爾雅方言者正多。章太炎文別錄論漢字統一會是知「古語

可以證今言，而今言亦可通古語。」劉光漢新方言後序故有志古代語言近世方言者，不可不知文字學。

(3) 人之立言，因字生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文心雕龍章句篇一篇之中，

字各有義；而字之爲語辭者則無義之可言，但以足句耳。語辭而實義解之，

王引之經義述聞語詞誤解以實義義必扞格；實義而以語詞解之，亦不可通。同一字也，孰

用爲實義，孰用爲語詞？是固文法家之事；而治文法學者或泥守說文特造之字，而不知特造之字，可段借爲感歎之符號；或泥守爾雅段爲語助之詞，而不知段爲語助之詞，字皆有其本義；辭氣斯益鄙倍矣。同一字也，某義符字形，某義爲段借，此則文字學之事；故有志中國文法學者，不可不知文字學。

(4) 太古之事，孰誌之哉？三皇之事，或存或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皇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列子」而譙周蘇轍胡安羅泌之流，乃于敢考古，實其荒唐！「孔子改」蓋中國史記，秦以前尙略，其詳靡得而說？然荒古宮室，爲四屋相對形，則見于殷墟書契；（八卷十頁

其形作符命之策，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則著于頌鼎吳尊；

鼎文作尊文作載重之車，有輪有轅，則見于殷墟書契菁華；（第三頁作）此由文

字本身，足證有史前之宮室器用。藏屍弔間之謂葬，是知古人之葬埋惟艸；因生而受姓，是知古人之姓氏從母族；力田之謂男，女帚之謂婦，是知男主外、婦主內，由來已久；此由文字本身足證有史前之風俗制度。一切史料，未有不加文飾者；獨此少數象形會意文字，無意中保留不少忠實之古代史蹟；故有志中國古代史者，尤不可不知文字學。

文字學之關於其他學科既如是深切顯明矣，茲更敘述其研究之方法。

「載籍極博，統之不外文字，文字雖廣，統之不越六書一。」戴震集六書論序六書之

學，「故訓聲音，相爲表裏」；戴震六書音韻表序「昧于義起于音之例，一說字以義爲

本，而畧于字音」，劉光漢漢宋小學異同論則牽強附會，字學茲荒；故未研究文字之先，應

于古代聲韻變遷梗概，加諸意焉，至於研究程序：

(1) 無豐富正確之研究對象，其所得結果，每每失之偏執或謬誤，文字學材料雖曰汗牛充棟，驟數之不能終其物，爾雅方言說文足以探其本矣，然爾雅廼褒公詩書故訓成文，未盡秦漢前古訓；方言徒錄漢際語言之不同，亦未可執以論古今語言之流變，說文則公識諱僞古文之大成，曲說支離，往往而是，其形體乖違，文字奪誤，尤近人所共曉也。其本不端，其流逾舛，是非于說文之外求三古之遺文；爾雅方言之外求秦漢上古訓，旁稽博采，儘量搜尋；未易探驪得珠矣。雖然，夏竦古文四聲韻皆古文也，武則天新字皆奇字也，毋名氏小爾雅王安石字說亦皆有新奇可喜之論，將以彌縫說文爾雅補直其闕謬可乎？故材料的鑒別，尤要于搜公，四聲韻古文間有出于壁中經，(?)小爾雅訓詁，亦有與漢儒解經符合者；正確之材料，

時襍糅僞品中，僞託之書每寓正確材料，故鑒別材料，爲研究文字學第一步工夫。

(2) 就比較正確材料中，歸納爲各種通例，或直接考定造字原則，或間接考定文字與其他各學科之關係；或自縱面考定訓詁之公式；或自橫面考定方言流變之軌跡；或自聲訓字同聲字考定中國語根；此研究文字學第二步工夫。

(3) 爾雅說文各有闕失，既如前述，然學者多奉之如金科玉律，不敢稍稍置疑，是謂奴古。亦有擱置陳編，予智自雄，而剽爲非常可怪之論者，如王氏字說，是謂諄古。諄古非也；奴古亦非也，研究故訓者，當知訓詁之旨，本于聲音，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群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舉其領；舉網必挈其綱；

王念孫廣雅疏證序

然後搜羅遺訓，博取古

人傳注，以相參證，研究形體者，當廣徵金石文字，「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彙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王國維毛公鼎考釋序言必有徵，說非臆

測：此研究文字學第三步工夫。

綜前所論：文字學之意義與價值，可以概見。惟知也無涯，歷一境更有一境。緬想今古，文字學之著作如林，由歌詠雜字，進而爲分別部居，以類相從；更由以類相從之爾雅，進而爲推尋故言；由分別部分居之說文，進而推尋文字之朔，語言之原；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過去之成績，未可厚非已。然近數十年，西北獲竹簡之書，洹陽發殷墟之文，材料孔多，得前賢所未見，整理方法雖不外實證；而研究之範圍，因以擴大，將來結果，當不止於通經義，明語言已也。所望有志之士，博稽泛覽，索隱探賾，則未來文字學成績，又豈證古

史理文法所可限哉。

第二編 文字緣起

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

中論貴
驗篇引

此聲音之理，最微妙也。程子曰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于其氣，遂有此名此字」，

二程遺
書卷一

此語

亦微妙。孔冲遠云，「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

尚書
序疏

此二語尤能達其妙旨。

蓋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聲不能傳乎異地；留于異時，于是乎書之爲文字；文字者所以爲意與聲之迹也。未有文字，以聲爲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文字爲事物之名。

東塾讀書配
引鄭特夫說

是則文字之起，較語言爲後；庸俗之流，

遂以爲有語言然後有文字，文字者聲音之符號，所語濟語言之劣也。稽諸故實

，蓋未必然。荒古之世，字皆象形，墨西哥之古文，埃及之古碑，胥如此也。
中國古代文字，寧能外是；凡象形文字，卽古圖畫之變體也。古之圖畫，亦謂
之象，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
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米，彰施于五色，作服」，益稷此以圖
畫裝飾于服飾器用也。春秋左氏傳「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
，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宣四年此以圖畫爲宗教偶相也。虞夏之際，圖畫功效
，似未進乎文字，前乎虞夏者，其非音標，可斷言也，利用圖畫以爲聲音符號
，年湮代遠，固俟考論；然語言與圖畫，其始也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事理昭彰
，無待說辯，以是知文字不自語言出，以是知語言文字，其本殊途矣。

參閱威琳拜經日記中古人之象劉師培小學發微補孫詒讓名原中古章原象

中國文字，既淵源于圖畫，知圖畫之起源，斯知文字之緣起矣，世本曰，

「史皇作圖」。

文選註引

宋襄註，「史皇黃帝臣，圖謂畫物象」，證以「三皇無文，五帝

畫象」

孝經援神契說

宋君云云，宜若可信。不知人具四肢，官骸常動，持莛畫地，便

已縱橫成象，見鳥畫鳥，見魚畫魚，見山川草木而畫山川草木，以意臨摹，必求其肖，此人類之與能，自不待史皇也。況史皇名稱，不類臣屬，臣于黃帝，于古無徵，其疑一。春秋元命苞「倉帝史皇氏，名頡」，淮南鴻烈，篇修務訓「史皇產而能書」，是史皇者倉頡有國之號，史皇倉頡果一人耶？其疑二。藉使春秋元命苞之說誠是，則圖畫亦倉頡作；而倉頡造字說，不爲無以。然統觀舊說，則又待辯：

(1) 山海經「有鳥焉，其狀如鷄，五采兩文，名曰鳳凰。首文曰德，翼文

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

南山經

諱詩外傳夫鳳之象：鴻前而

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鷄喙，首戴德，翼揭義，背負仁，

心入信，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往卽文，來則喜。

卷八據
御覽引正譌

周古史考亦謂「黃帝服齊于宮中，乃有大鳥，鷄頭燕啄，龜頸龍文，鱗翼魚尾，其狀若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是文字之起，莫先于鳳凰。鳳凰神鳥也，天所長也，則中國文字，不始自蒼頡；蓋出于神工鬼斧，天造地設，此文字起源一說也。

(2) 易繫辭傳，「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河出圖，洛書出，聖人則之」。其正義引春秋緯「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論語注「河圖者，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作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之而第以九類也」。劉歆亦以爲河圖卽八卦，洛書卽九疇。九疇今尙存于尙書洪範，八卦尙存于周易，

乾坤鑿度以爲卽天地等古文，是中國文字，不造于倉頡，而造自河伯海若，此文字起源又一說也。

(3) 易繫辭傳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俛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尙書僞孔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鄭玄六藝論「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禮記大題正義引。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與乾坤鑿度所謂「三古天字，亦川字，三古僂字，三古風字，三古山字，三古水字，三古火字，三古雷字，三古澤字」，詞雖不同，其義則一。八卦卽古文，伏羲作八卦，卽造文字；此文字起源第三說也。

(四)易繫辭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是結繩時代，固無文字也；然說者則以爲結繩文字，不可復考，然觀一二三諸字，古文則作式式式；蓋田臘時代，以獲禽記數，故一二三之字，咸附列弋字在其旁，所以表田臘所得之物數也，是爲結繩時代之字。結繩之文，始于一字，橫爲一，縱爲丨，音衰縮其形則爲●，斜其形則爲ノ，房必切反其體則爲人，分勿切折其體則爲冂，音及反冂爲厂，呼旱切轉厂爲乚，音隱反乚爲「居月切」，ノノ之合體爲人即字，轉其形爲丫，倒其形則爲人音吠，反形則爲人音泉，一再折則爲冂五犯切，轉冂爲冂口犯切，倒冂爲冂音方，冂之合體爲冂音圖，環轉之則爲○，卑其形則爲口，是結繩文字，不外方圓平直，此結繩時代本體之字也。劉師培小學發微補帝系譜曰，「神農結繩而治」，則中國之有文字，自神農始，此文字起源第四說也。

(五)史記正義引韓詩外傳「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

封禪書

管子封禪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

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告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按管子所云七十二家，蓋卽韓詩所傳七十餘人。易通卦驗「封於泰山，禪於梁陰，易姓之起，刻石明號」，使每一易姓平均爲二百年，依韓詩說，孔子前二百餘萬，中國已有刻石明號之事；依管子說，春秋前二千餘年，中國已有文字，而文字起源，更在無懷氏前，此第五說也。

仲尼有言：「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

不足故也」。

論語

周去夏商未遠，史已闕文，前乎夏商，誰能詳盡？而管仲韓嬰

獨能言孔子所不敢言，封禪刻石，說致足疑。易傳明言以書契代結繩，結繩時代無文字，則方圓平直，卽爲字文，說何所本？八卦者卜筮符號也；其形體不過太極兩儀四象所孳乳，何有于文字？河圖洛書鳳鳥果何物乎？有謂「聖帝明王瑞應者」，王充論衡瑞應卽文字；其語不經見，摺紳先生難言之。然則倉頡造字之說信乎？雖然，猶有辯。

荀子解蔽，「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韓非子五蠹，「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倉頡之名，見於載籍，莫古于此。呂覽述之，漢儒演之，華夏造字之主，遂專爲倉頡有矣。倉頡身世：「司馬遷班固韋誕宋衷傅玄皆云黃帝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